

史

記

疏

證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五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

毛詩大明疏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雒師謀云呂尚鈞厓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名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

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毛詩崧高疏曰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  
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  
為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  
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  
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  
以佐堯者也

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西

說文昔太嶽為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路

史國名紀曰呂侯爵伯夷之封杜預謂在南陽宛西

南陽今隸鄧宛離陽併而太公乃出東呂呂甘

也博物志曲海城有東呂鄉東百六十漢曲  
所出也寰宇記密之莒縣東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韓詩外傳曰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  
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

吾太公望子久矣

日知錄曰此是妄為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  
公吳之太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  
也

載與俱歸

毛詩文王疏曰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  
言其得之年月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  
乃得呂尚於磻溪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  
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  
訟于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羨里是文王被  
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  
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豈邑天  
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  
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為未受命  
時已得太公郡言不同莫能齊一按左傳稱

呂伋為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于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情準之未慮便為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宣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哉若武王承父舊業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聖賢多矣伏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始得深可

惑矣

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徐孚遠曰：據此則是太公非身遇文王而闕，散為之介紹也。此言非也。應是為文王師後而與二子出奇計以脫文王於囚也。

陰謀脩德以傾商政

習學記言曰：德非傾人之事，豈陰謀所能為？信如此則古之為德乃後之所以為暴也。遷併言之，未可與論知德矣。

其事多兵權與奇計

毛詩大明疏曰雒師謀說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汝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詐縱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

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曰戰國策蘓秦得太公陰符之謀隋志有太公陰謀文選注引七畧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又引太公金匱 困學紀聞曰石林葉氏曰

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齊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決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因

姜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  
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  
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  
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  
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  
成之功孝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邵  
恭衡曰所謂六韜者非直太公之書蓋雜出  
于戰國用兵者之邪說楚漢之際好事者之  
所為也

蒼兕蒼兕

楊慎曰尚書泰誓無蒼兕舟楫之文蓋張霸  
偽作之泰誓也 金姓曰按論衡佚文篇云  
成帝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張霸造作百  
二篇奏上帝出秘尚書校之無一字相應者  
下霸史後赦其事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  
傳在民間霸偽作于成帝時史公安得採取  
自別有所本也

與太公作此泰誓

辨惑曰按泰誓王言也而以為與太公作何  
所據也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

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  
唯太公彊之勸武王

尚書泰誓疏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  
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  
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  
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論衡卜筮篇  
云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著  
路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又云卜之而  
龜遭占者曰凶太公曰以祭則凶以戰則勝卒  
克紂焉

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毛詩疏曰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

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解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何孟春曰太公封齊逆旅之人趣其就國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宿於宋東之逆旅逆旅

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  
非封也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  
釐何與之爭封此一事耳 金姓曰按國語  
減文仲受地於晉事亦相類

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

習學記言曰此後世鄙語而遷以施之周公  
師尚父之間是世無復有聖賢何取於論載  
也

子丁公呂伋立

毛詩疏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

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  
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汲以  
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  
之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  
知何官耳以大公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三  
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未必嗣為太  
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為天子虎賁氏謂  
當時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 楊慎曰太  
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蓋猶用  
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愚按說文玗字

注云从王丁聲齊太公子伋謚曰玨公當經

切

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

集解徐廣曰周夷王

毛詩疏曰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

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閹之主夷王上有孝  
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  
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  
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  
不以懿王之時鷄鳴詩作而言懿王時守是  
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  
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  
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謚法曰保民  
者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歷年久矣以此益  
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

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曰徙薄姑都治臨菑

毛詩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時齊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處故毛傳云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毛時書藉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云獻公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又齊風疏曰史記之文事多疏畧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

武王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

程一枝曰秦繼周而王者乎其始為諸侯也列國世家皆書曰秦襄公始為諸侯曷為書之謹其始也謂其係天下之強弱也孔子繼

周公而聖者乎其相魯而卒也列國世家皆書曰孔子相魯曰孔子卒曷為書之謹其終也謂其係天下之重輕也

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

徐孚遠曰紀侯譖烹齊哀侯故齊伐之所謂襄公復九世之仇也

反而鞭主屨者第三百

愚按左傳作誅屨於徒人費此以為主屨不知所本

遂殺子糾于笙瀆

愚按左傳作生瀆

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管子小匡篇曰桓公自莒及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君有加惠於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梃立於軍門使百姓皆知勇臣不如也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欲治

其子不可棄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  
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  
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為君猶是也公曰  
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  
夫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  
與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  
君之國願請之以戮於羣臣魯君必諾且施  
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  
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齊必  
報之君亟請之不然無及公乃使鮑叔行成

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  
又曰管仲讐也請受而戮之魯君許諾施伯  
謂魯侯曰勿與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  
天下之賢人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君  
憂君何不殺之而授其屍魯君曰諾將授管  
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殺之魯是戮  
魯也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群臣戮若  
不生得是君與寡君之賊比也非敝邑之所  
請也使臣不敢受命於是乎魯君乃不殺遂  
生束縛而以與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

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矣鮑叔之  
不忍戮賢人其知知稱賢以自成也至於堂  
阜之上鮑叔被而浴之三桓公親迎於郊遂  
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

曾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

習學記言曰遷言曾沫以匕首劫齊桓公遂  
與沫三敗所亡地此事公羊先見按左氏魯  
莊公九年約糾敗於乾時幾獲十年有長勺  
之勝劇竇主之齊猶未已與宋次乘丘公子  
偃敗宋師齊乃遷十三年北杏之會齊將稱

霸其冬魯乃會盟于柯是三戰而再勝未嘗  
失地三年不交兵何用要劫二十三年曹劌  
復諫觀社詳其前後詞語豈操匕首於壇坫  
之間者耶意當時處士謂劌自鄉人拔起有  
功業宗主之不以為德而以為刺習俗之陋  
何獨後世可哀也已

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

經典釋文曰甄音絹一音真或音旃又舉然

反或作甄

年甄

諸侯聞之皆從齊

說苑貴德篇曰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  
遂伐山戎

愚按左傳及燕世家此事在齊桓二十二年此與年表皆作二十三年誤

魯湣公母曰哀姜

愚按魯世家曰莊公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  
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

使隰朋立晉君還

徐孚遠曰時秦伯納夷吾齊因其入也而定  
其位脩霸業也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  
為帶謝襄王恕弗聽

愚按左傳叔帶奔齊在魯僖十二年時齊桓  
為三十八年世家列于三十九年者蓋因仲

孫湫之聘在是年因追叙叔帶來奔耳

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

愚按左傳晉文公卒於齊昭之五年在翟侵齊之前此作六年誤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作二十年為是春秋文十四年為齊昭二十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懿公相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董份曰按上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

其母曰某姬恐必衍蓋太史公不及剛者

懿

公游於申池

集解齊城

杜預

曰齊

南

城門

左右

有池

申門

疑

此

是池

左思

齊都

賦

無池

唯此

門

左右

有池

疑

曰

申池

海濱

齊藪也

水經

注曰

京相

璠

杜預

並言

申門

即齊

城南

面西第一門矣為申池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

尚有一小竹木以時遺生也 愚按襄十八

年左傳晉侯伐齊已夾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申池

與西郭南郭近則杜預所謂申門之池者是

矣杜預原註稱齊南城西門名申門裴駘刑

去西字耳若齊都賦注海濱齊穀者恐去國  
都遠不可從鄒元云懿公見弑蓋自白龍魚  
遊見近郊矣左氏拾近遺遠考古非議杜  
預泛言有推搥耳

惠公二年長翟來

謀解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載

邠恭嚮曰左傳文十一年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敗翟于乘丘獲長狄綠斯齊襄公之  
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榮如埋其  
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瞞  
由是遂亡齊襄二年魯桓十六年也今云惠

公二年則宣公二年矣宋武未入春秋之前也今云昭公四年乃文公十一年也年世殊絕不亦甚乎穀梁云尸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夫身有九畝之大頭不應一車之小况天生斯君必生斯民必生男女為之配今所獲唯喬如綠斯樊如榮如簡如之五男而鄭臚遂亡種類絕者何也是皆禹致群神于會稽長翟本之于注罔防風之神其說也蓋必地名長翟入犯宗齊必非人長三丈尸橫九畝以此為長者矣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

愚按左傳及年表卻克使齊在頃公七年為魯宣之十七年此作六年誤

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

愚按左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言于晉侯晉人緩之逸此云殺之不知何據

十年春齊伐魯衛

愚按左傳成公二年春齊侯代我北鄙衛侯

使孫良夫石稷寧相向禽將侵齊是齊伐魯  
非伐衛也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

左傳疏曰此時天子雖弱諸侯並盛晉文不  
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  
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  
理必不然竊原馬之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  
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為授王遂飾成為此謬

辭耳

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

愚按左傳無此事

仲姬戎姬

董份曰為太子下即著仲姬戎姬恐有脫字  
史諡曰仲姬戎姬不言取者蒙上文也左  
傳姬作子宋女也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

徐孚遠曰前言崔杼奔衛不言其歸國又杼  
非命卿何以得專冊立皆闕文

執太子牙于句瀆之丘

左傳作句瀆之丘

八月崔杼殺高厚昔聞齊亂伐齊至高唐

愚按左傳莊公即位執公子牙于句瀆之丘以風沙衛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此皆在崔杼殺高厚前為五月事史公誤讀左傳并二事為一遂有至高唐之文細檢經傳並無此事

公反墜遂弑之

說苑君道篇曰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

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  
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  
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景公元年至崔杼無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  
權

愚按左傳事在魯襄公二十七年是年當景  
公二年也年表同此作元年誤

成請老於崔杼

愚按左傳成請老於崔杜預註濟南東朝陽  
縣西北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此作崔

抒明行抒字

三十三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

辨惑曰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瘡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言于公曰吾事

鬼神豈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婦人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于遯臺。梁丘據馳而造焉，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謔，不貳。」

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  
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  
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  
乎列乎景公遊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  
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  
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據  
從而泣晏子獨笑於傍公曰寡人今日之遊  
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  
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

數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  
被蒞筮而立乎猷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  
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遽  
之迭去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  
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為獨竊笑也  
史記齊世家襍取二書之說云三十二年彗  
星見云云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  
其餘謬妄可勝道哉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闡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齊取謹闡在悼

公二年此作元年誤

齊人共立悼公子至是為簡公

徐廣曰年表云簡公壬者景公

之子也

徐孚遠曰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且簡

公非悼公子則在魯而闕止有罷其事難通

愚按年表云鮑子殺悼公齊人立其子壬

為簡公亦無景公之子語徐廣誤記

子宣公積立

愚按年表作就匝

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

愚按田完世家云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六

魯周公世家第三

是為魯公

徐孚遠曰封魯公成王時事故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此言武王誤也 愚按下文云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史公已明白言之周本紀云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是魯封於武王時也

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

書作周公自以為功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

徐孚遠曰尚書不言入賀武王若如史記則周公伐王之說宜已昭露不應待風雷之變也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

邵泰衢曰齊世家武王平商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太公未嘗在周也今日告太公望者何與况齊山川道

遠乃日夜衣而行，秋明至國，乃似一晝夜之  
可即達者，何與？至立嗣必以長武王九十三  
歲乃崩，成王未必當襁褓，況成王多弟耶？且  
太公此時亦當百餘歲矣。

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說苑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  
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  
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樽節安靜以  
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  
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

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荀子克問篇曰伯

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

下士吾厚為之貌人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  
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非  
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  
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  
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  
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  
息文章不廢也

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訓周公

徐孚遠曰按乃為詩至訓周公十七字宜在  
上文我所以為之若此句下 又曰成王疑

周公故周公居東此以居東為東伐不顯成王之疑而但云王未敢訓周公文情乖失不若尚書本文明順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辨惑曰金縢一書蓋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已乃納冊匱中而秘其事武王既喪群小流言毀公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作鷓鴣之詩

以遺成王而猶未敢誚及因天變以啟金縢之書得公代武王之說于是悔過自新而迎公以還其文甚明史記魯世家既載周公納冊金縢及群叔流言周公東征之事至于封康叔營洛邑還政成王則又云初成王少時病云云公卒之後始有因天變啟金縢之事如書之所記戾於經矣然蒙恬對胡亥亦引周公揃瓜及奔楚之事則戰國以來固已有此陋說而子長愛奇因以亂之耳抑不知所謂小子其迎者認為何義也 因學紀聞曰

呂子進日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  
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習學記言曰是時楚未有國公奚之焉詩  
書以為居東而異說以為南奔推此類則亦  
當時史法不脩之故自遷固為史其高者固  
不盡知而卑者差弗誤爾

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

陳子龍曰此即金縢之事傳者訛耳不然何  
周公每作此祝也

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王維禎曰文王日中昃三句是無逸篇大抵太史公引尚書多更其文而以己意聯屬之即此皆以享國言故撮其辭如此

周公在豐病將沒

徐孚遠曰周公作洛後成王治鎬京周公治洛尚書其明曰必喪我成周即其地也無緣在豐

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

史諡曰竹書紀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平王使史角如魯止之魯之用郊蓋由惠

公請之也至僖公作頌始以郊祭為誇焉太史公謂成王所命蓋本於記禮者之誤歟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習學記言曰遷言金滕事既錯繆而繫以得郊祭文王有天子禮樂尤害義金滕所謂自以為功代武王一時事也舉周公所以造周者不足以用異禮而以金滕故與之是以天下之名器而為殉已之私物將與逢丑父紀信一等矣

魯公伯禽卒集元解徐廣曰皇甫謚云伯禽以成

卒

史詮曰謚說誤也自成王元年至康王十六年凡五十三年而卒

煬公六年卒

漢志劉歆曆煬公六十年史詮曰漢志是也世家年上誤脫十字

獻公三十二年卒

漢志劉歆曆獻公五十年史詮曰世家漢志皆誤也以真公元年推而上之獻公在位實四十二年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愚按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為周宣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此作九年誤也

夏武公歸而卒

集解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

漢志劉歆曆武公二年史詮曰史表是也漢志武公少八年若以獻公多八年補之其年數適相當耳

二十七年孝公卒

王祖庚曰年表作三十八年宣王誅伯御在伯御之十一年其年乃孝公元年而表以伯御元年為孝公元年故孝公多十一年矣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

邵表衢曰左傳隱元年之前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

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蓋次妃攝治內事而曰繼室也不聞聲子之為賤妾也于文有若天命而歸我也不聞新臺之始自惠公也

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

辨惑曰左傳記石碯之言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劉子玄謂陳侯尚存未當稱謚當矣如魯世家云公子揮欲為隱公殺桓公隱公不從揮反譖隱公於桓公曰云云其病猶左氏也

孟女生子班班長說梁氏女生觀園人帶自牆  
外與梁氏女戲班怒鞭犖

邵恭衢曰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黨氏  
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  
子般馬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園人帶自  
牆外與之戲註曰女公子子般妹也戲以慢  
言戲之也今日梁氏女者何與豈遷以雩講  
于梁氏女為句乎蓋肄習雩祭之禮于梁氏  
而女公子與子般同往觀之也今日說梁氏  
女所未喻也

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湑公索隱曰啓

左傳疏曰杜世族譜云名啓方漢景帝諱啓

啓開因是而亂杜譜云啓方從世本文謚法

在國逢難曰閔是歲歲在大梁

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湑

申曰

愚按杜預註左傳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

索隱言湑公之弟誤前文云自陳與湑公弟

申如邾史公先誤也

初宋武公之世鄭厲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

年

愚按左傳疏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武公即位十八年以魯惠公二十一年卒卒在春秋前二十六年服虔作二十五年誤

獲喬如弟焚如

左傳作焚如

生子倭徐廣曰倭

愚按左傳疏引魯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

此本又作倭倭疑倭字之誤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

愚按左傳及十二諸侯年表晉悼公立於成

公十八年三月乙酉非襄公元年也

季氏芥雞羽

服虔曰搗芥子搗其鷄羽可以坐

愚按左傳疏引此語是賈逵之說非服虔也

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邠昭伯

徐孚遠曰按邠昭伯為公使蓋時方以昭公

伐季氏之命告孟孫故在孟孫所也

申豐汝賈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庾

高斲左傳作高斲

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

徐孚遠曰梁丘據等已入季氏賂懼昭公復至齊欲納之故令景公為慢書也

齊伐我取三邑

愚按左傳八年夏齊人取謹及闡二邑齊世家亦作取二邑

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

愚按齊歸我謹闡在八年春秋經傳無十五年歸侵地之事大約曰歸成之語而誤耳

卒于有山氏

徐廣曰皇甫諡云哀公元癸甲辰終庚午

愚按十二諸侯年表甲辰為定公十三年哀  
公元為丁未 左傳疏曰傳稱國人施罪於  
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安爾

悼公十三年三晉滅智伯

史詮曰自莊公以下智伯之滅秦惠楚懷之  
卒秦拔郢楚徙陳皆與年表不合蓋世家錯  
誤也

二十二年平公卒

史詮曰漢志平公二十年史表十九年當從  
漢志為是

是為文公

史詮曰漢志作緡公世本同魯春秋時有文  
公當從漢志為是緡與文音近而訛也

史記疏證卷第二十七

燕召公世家第四

茅坤曰燕僻處北鄙不與中國會盟及其境內賢人君子所通于上國者少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特以紀世次而已

召公奭

王應麟詩地理攷曰釋文名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名亭水經注雍水東逕郃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近麟亭故名公之采邑又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郃

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名公邑

今鳳翔府

路史國名紀曰召郃也杜預云扶風

雖東南有召亭雖今鳳翔天興東遷後采於

垣則今縣東北六十召原也有康公廟廟在

西三十里原在縣西四十里寰宇實為

記垣之古黨為公分陝之地非也說文郃晉

邑謂郃郃齊師所戍皇興元置郃然易縣故

郡大統為郃州義寧元為郃陽郡涑水縣城在州北四十二亦曰郃云周封郃

公於此蓋歸老之地 愚按毛詩疏曰晉書

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名亭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秀水朱彞尊曰名公封國從帝王世紀以為  
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  
國富辰言之詳矣名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  
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  
與周同姓氏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  
別之孔穎達亦云名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  
甫謚異是既以名公為文王子乃欲并原豐  
為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  
駁正之者也至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  
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燕國名公所封

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  
之為楚唯因記有黃帝後於薊之文而史記  
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  
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  
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強盛乃并薊  
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  
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之二說者僕蓋疑  
之唯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  
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為周同姓則稱  
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

後亦黃帝之後於襄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  
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台薊  
與北燕本一而已

自陝以西名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詩地理攷曰水經陝縣故城注云周召分伯以  
此城為東西之別孔氏曰公羊傳漢世之書  
陝縣漢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  
為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朱氏  
曰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  
是關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黃

氏曰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  
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郡國志陝縣有陝  
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  
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為界集古錄陝州石柱  
相傳以為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理 又曰  
李氏曰江漢汝墳即陝之東也江沱即陝之  
西也

召公疑之作君典

尚書疏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  
意其文甚明遺妄為說爾

君奭不說周公

辨惑曰既云召公疑之作君奭而又云不說  
周公周公以告之尚書所載之語毋乃重複乎  
且謂之君者猶爾汝也或但稱君或連其名  
皆周公面呼之辭而遂云君奭不說周公可  
乎 習學記言曰不知遷所謂疑者何事必  
挾世俗之意既稱伊尹伊陟殷諸賢且使召  
公之智不足以知之則周公一時之語安能  
遽說其心遷論聖賢之際大率抵率易如兒  
戲耳 徐孚遠曰召公疑周公當在管蔡流

言之時及作君奭則召公欲遜位而周公留  
之尚書本文自見傳註誤也

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

韓詩外傳曰昔者邠伯在朝有司請營以居  
邠伯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  
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之  
間而聽斷焉邠伯暴處遠野廬于樹下百姓  
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其後詩  
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歌詠之作甘棠之  
詩 說苑貴德篇曰召公述职當桑蠶之時

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  
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  
歌咏之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  
西南隅

惠侯卒

惠按十二諸侯年表在位三十八年

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

服虔注左傳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 詩地

理考曰郡國志注雍召穆公采邑

與宋衛共伐周惠王

愚按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宋不預焉而周本紀衛世家俱載燕衛伐周宋世家亦無此事此云與宋衛共伐周惠王史公誤也索隱但辨北燕不及此句故記之

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

愚按內惠王于周是十八年事此牽連書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

詩地理攷曰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矜嶠傳氏曰武王分陝之後徙於王屋郡縣志王屋縣本周時召武公之采邑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  
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

邵泰衢曰昭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  
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公懼奔齊以簡公訛為惠公以嬖寵訛為寵  
姬何也若曰姬宋即外嬖也則不當曰惠公  
多寵姬也寵姬可以為大夫而欲去諸大夫  
乎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誠所不解

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

愚按左傳晉昭公卒六卿強晉室卑弱矣是

年為燕共公之三年

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

愚按年表是年為燕簡公之十一年

子燕噲立

徐孚遠曰燕噲失國昭王復興昭王噲之子  
不追為噲謚何也

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

愚按田完世家及六國年表齊宣王卒後四  
年燕王噲方立齊人殺蘇秦應是齊湣王事  
作宣王誤

孟軻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

朱子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辨惑曰或疑孟子勸齊伐燕孟子辨之甚明而燕世家乃云孟軻謂宣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何從得邪此直以或疑而意之耳荅璩曰馬遷不信真孟子而信假孟子誠中其病

齊大勝燕

金姓曰按此與年表俱以破燕為湣王事與孟子異於田齊世家則略之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述異記曰燕昭王為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  
王故城中土人呼為賢士臺 水經注曰金  
臺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如減高十餘丈者舊  
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  
徒鄒衍劇辛之儔官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  
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脩連  
下都館之南垂 文選注引上谷郡圖經曰  
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  
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

燕

說苑曰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  
子聞之從周歸燕樂毅聞之從齊歸燕屈景  
聞之從楚歸燕

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及戰國策竝無

字聊

徐孚遠曰燕將已下聊城與惠王有郟而不  
歸則聊字衍文且齊城不拔者向惟二也

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愚按六國年表及秦本紀秦昭襄之四十七年於趙孝成王為六年是年秦阮趙卒於燕武成王為十二年此云十三年與趙世家合於秦本紀及年表差一年

殺劇辛

愚按六國年表劇辛死於趙在十三年又按昭王即位劇辛自趙往至此經七十年歷五王不知即此劇辛否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

愚按六國年表事在二十八年